

苔溪漁隱叢話

前集



胡仔纂集
廖德明校點

苕溪漁隱叢話

前集

中華書局

茗溪漁隱叢話

(前、後集)

胡仔纂集

廖德明校點

*

出版者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七四〇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1976年11月港版

序漁隱詩評叢話前集

紹興丙辰，余侍親赴官嶺右，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間借觀。後十三年，余居茗水，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彥章，獲傳此集。余取讀之，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阮本「考」下有「阮」字。）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爲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復纂集，庶免重複；一詩而二三其說者，（阮本「二」上有「或」字。）則類次爲一，間爲折衷之；又因以余舊所聞見，爲說以附益之。或者謂余不能分明纂集，（阮本「明」作「門」。）如阮之詩總，是未知詩之旨矣。昔有詩客，嘗以神聖工巧四品，分類古今詩句，爲說以獻半山老人，半山老人得之，未及觀，遽問客曰：「如老杜『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當入何品？」客無以對，遂以其說還之，曰：「嘗鼎一臠，他可知矣。」則知詩之不可分門纂集，蓋出此意也。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纂集，則古今詩話，不待檢尋，已粲然畢陳於前，顧不佳哉！今老矣，日以廢亡，此集之作，聊自備觀覽而已，匪敢傳之當世君子，故不愧。（阮本句末有「焉」字。）戊辰春三月上巳，茗溪漁隱胡仔元任序。

（紹興丙辰，爲作日知錄曰：甲寅是宋光宗紹熙五年。）
紹興甲寅槐夏之月，陳奉議刊於萬卷堂。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目錄

卷第一.....一	國風漢魏六朝上
卷第二.....七	國風漢魏六朝下
卷第三.....二三	五柳先生上
卷第四.....二二	五柳先生下
卷第五.....二七	李謫仙
卷第六.....三三	杜少陵一
卷第七.....三九	杜少陵二
卷第八.....四六	杜少陵三
卷第九.....五五	杜少陵四
卷第十.....六三	杜少陵五
卷第十一.....六九	杜少陵六
卷第十二.....七六	杜少陵七

卷第十三.....八三

杜少陵 八

卷第十四.....九〇

杜少陵 九

卷第十五.....九七

駱賓王 王摩詰 韋蘇州

孟浩然

卷第十六.....一〇三

韓吏部 上

卷第十七.....一〇九

韓吏部 中

卷第十八.....一二六

韓吏部 下

卷第十九.....一三三

柳柳州 孟東野 賈浪仙

玉川子

卷第二十.....一二九

李習之 李長吉 李衛公

常建 嚴維 徐季海

劉賓客

卷第二十一.....一三七

香山居士

卷第二十二.....一四四

唐彥謙 西崑體 王建

卷第二十三.....一五〇

杜牧之 溫庭筠 杜荀鶴

韓致堯 借對 半夜鐘

熟食清明

卷第二十四.....一五六

陽關寬裳 秘色 唐人雜記

楊凝式 羅隱 五季雜記

卷第二十五.....一六七

宋朝 盧多遜 徐鉉

王元之 張乖崖 寇萊公

王文穆 丁晉公 夏英公

陳恭公 生朝附 杜默

卷第二十六.....一七五

晏元獻 宋莒公 宋景文

王君玉

卷第二十七.....一八三

陳文惠 蔡文忠 韓魏公

杜祁公 張文定 陳亞

林和靖

卷第二十八.....一九二

范文正 文潞公 王岐公

趙清獻 范蜀公 司馬溫公

韓持國 韓玉汝

卷第二十九.....二〇〇

六一居士上

卷第三十.....二〇六

六一居士下

卷第三十一.....二二二

梅聖俞

卷第三十二.....二二八

蘇子美 石曼卿

卷第三十三.....二三三

半山老人一

卷第三十四.....二三八

半山老人二

卷第三十五.....二三四

半山老人三

卷第三十六.....二四二

半山老人四

卷第三十七.....二四六

王逢原 蔡天啓 俞清老、秀老

袁世弼 郭功甫 張子野

賀方回

卷第三十八.....二五五

東坡一

卷第三十九.....二六三

東坡二

卷第四十.....二七〇

東坡三

卷第四十一.....二七七

東坡四

卷第四十二.....二八四

東坡五

卷第四十三.....二九一

東坡六

卷第四十四.....二九八

東坡七

卷第四十五.....三〇五

東坡八

卷第四十六.....三一二

東坡九

卷第四十七.....三二八

山谷上

卷第四十八.....三三六

山谷中

卷第四十九.....三三三

山谷下

卷第五十.....三三八

秦少游

卷第五十一.....三四五

後山居士 晁無咎 張文潛

卷第五十二.....三五二

徐仲車 謝無逸 潘邠老

邢敦夫 高子勉 胡少汲

張芸叟 楊公濟 王仲至

崔德符 趙循道 任子固

卷第五十三.....三六〇

無盡居士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呂居仁 汪彥章

蘇養直 謝蘧 楊察

徐忻 詹存中 周明老

的對 水晶宮

卷第五十四.....三六七

宋朝雜記 上

卷第五十五.....三七三

宋朝雜記 下

卷第五十六.....三八〇

文殊 遠法師 古靈

圓澤 靈徹 艮子和尙

參寥 洪覺範 王梵志

卷第五十七.....三六九

雪竇 贊元 了元

秀老 惠詮 清順

僧詩無蔬筍氣 戲詞 蒸豚詩

湯泉詩 夏雲詩 緇黃雜記

卷第五十八.....三九六

回仙 神仙雜記 鬼詩

卷第五十九.....四〇六

長短句

卷第六十.....四二二

憶妓詩 洞仙歌 花蕊夫人

虞美人草行 回文詩

琵琶 轉春鶯 媚兒

魯生 麗人雜記

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一

國風漢魏六朝上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

漫叟詩話云：『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習，至不知處尙多，若「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謂桑梓以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有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視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宋子京筆記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繆。亦如郡守爲一磨也。』

後山詩話云：『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皋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思與來」、「音與南」，皆以爲協聲。魏、晉間此體猶在，劉越石「握中有白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共此渭濱叟。」潘安仁「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大率以偶儷聲響爲工，（元本、除鈔本、舊鈔本「響」作「病」。）文氣安得不卑弱乎？惟陶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世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陽字與清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也。」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劉子玄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傀儡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傀儡之荒陋乎？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邪？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僞。予嘗考之，此詩若答李陵，則稱江漢決非是；然題本不云答陵，而詩中且言『結髮爲夫婦』之類，自非在虜中所作，則安知武未嘗至江漢邪？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遊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漂漂歲云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

東坡云：『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一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叙以卓亂流入胡，爲非琰辭。此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爲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

師，共欲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中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胡原作「明」，今據除鈔本校改。）縱獵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則是爲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則豈尙無恙，尤亡疑也。」

山谷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放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一變而爲晉、宋，再變而爲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昏、垂老、無家別、夏日、夏夜嘆，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答孟郊、歸彭城、醉贈張秘書、送靈師、惠師，並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爾。」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尙未拘聲律對偶，陸雲相諛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嘗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夫原作「天」，今據阮本、除鈔本、舊鈔本校改。）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敷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爾。晉初學

佛者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遁。道安以學佛者皆本釋迦爲佛師，因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亦其姓也。」

宋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涕孔丘。」雖有意緒，詞亦鈍樸矣。」

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猶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淨盡矣。」

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辭，然沿襲之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鷄鳴高樹巔但詠鷄，大抵類此。而甚有併其題失之者，如相府蓮詛爲想夫憐，揚婆兒詛爲楊叛兒之類是也。蓋辭人例用事，語言不復詳研考，雖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真豪傑也。」

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舊鈔本「所」下有「用」字。）猝然與景相遇，所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既是即目」，原作「既是所見則目」，舊鈔本作「既是即目」，與詩品合，今據改正。）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羌」

原作「若」，今據詩品改正。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假借，皆由真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大始中，（舊鈔本「大始」作「泰始」。）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聯補納，蠹文已甚，自然英特，罕過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鑄於神志之間，斷輪於甘苦之外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

國風漢魏六朝下

石林詩話云：『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頗致怨憎，昔慚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壻，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邪？康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爲可師。」殊不然。籍雖口不臧否，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爾。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何所不可。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猶虱處乎裋中，籍非委節於司馬裋中乎？余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爲嵇、阮，吾每爲之太息也。』

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一本云「其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者。』（舊鈔本「以作能」。）

宋子京筆記云：『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